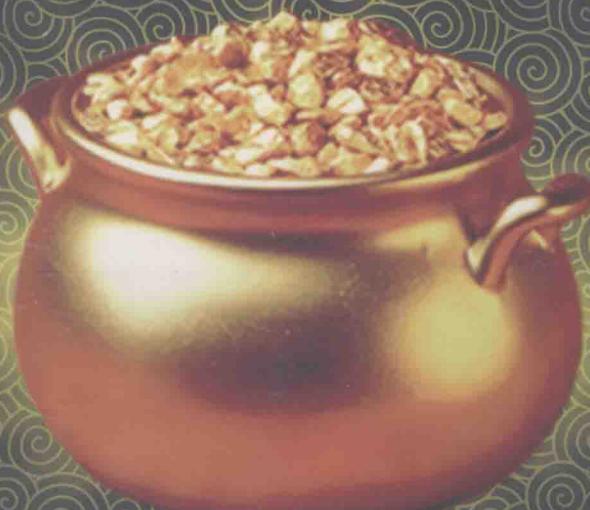


# 暴富传奇

古流  
○著

让“小人物”带您见识暴富背后的江湖智慧



线装书局

# 暴富传奇

让“小人物”带您见识暴富背后的江湖智慧



古流〇著

线装书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富传奇 / 古流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2.10

ISBN 978-7-5120-0703-1

I. ①暴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9048 号

# 暴富传奇

---

作 者：古 流

责任编辑：杜 语 李津红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：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：[www.xzhbc.com](http://www.xzhbc.com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制：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20mm 1/16

印 张：26

字 数：420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00001—10000 册

定 价：39.80 元

## 引 子

民国七年，军阀割据纷争四起。

位于湘贵川交界的水路要道灵水镇上张家大院，一代茶王张鸿先生被排帮“瓢七爷”勒索巨额赎金后一病不起，临终前嘱咐长子及大太太道：鹰嘴崖之地穷山恶水，实则地下深藏金脉，尔等当寻得宝藏，重振家业造福一方，有违此言者谓之不肖，中饱私囊者永世不得入祠堂族谱……

近百年之后……

# 目 录

引 子 / 1

第一章 争夺探矿权 / 001

第二章 茶王的宝藏 / 030

第三章 千年老龟和藏宝图 / 054

第四章 意外的发现 / 072

第五章 中州之行 / 094

第六章 淘金的老外 / 114

第七章 暗算 / 134

第八章 探路 / 150

第九章 爆炸案 / 167

第十章 斗智 / 188

第十一章 梅山坳 / 197

第十二章 刘副厅长 / 213

第十三章 one night / 222

第十四章 金脉 / 232

第十五章 氢化池 / 252

第十六章 白热化 / 261

第十七章 赌命 / 283

第十八章 另一个局 / 303

第十九章 重新开始 / 329

第二十章 另外布局 / 347

第二十一章 张家村金矿 / 365

第二十二章 谜底 / 400

# 第一章 争夺探矿权

## 1

最近,CCTV 连续报道了一条新闻:美元持续贬值,引发欧美股市和汇市大幅震荡。毫无疑问,投资者们将会转战国际黄金期货市场,“纸黄金”的价格已经蓄势待发,不久将会掀起一轮狂涨的风暴。

华南某山区,一堆石头摊开在刘流的眼前。

摸上去,还带着来自地底的潮湿和冰凉,石块中夹杂着星星点点呈黑色、黄色的矿物,平凡得就像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平的女人。没什么特殊的啊!刘流仰天长叹。在这之前他和兄弟们说过:这段时间以来,我和黄色的东西很有缘分,别想歪了啊,色情行业里那些当然不在此列!比如初次结识黄晓娜,她就奋不顾身地喜欢上了我,还拉着我上了她的床……她姓黄,是个黄头发的漂亮女人;这一次我们要找的是金矿石,书里称为黄金的孕床,也带有一个黄字。你们放心,我们肯定能挖到第一桶金——货真价实的黄金!他最后强调。但是,现在他闭上了眼睛,第一次觉得缘分这东西是多么的不靠谱。

不远处是水库,浅滩处是一个绝好的淘金场地。尹重正挥舞着双手指挥一个驼背老矿工赶紧开始淘洗,罗丹身高体胖,见状忙提起那一箢箕石头就跑。水库边上,老矿工把石头倒进了金盆,拿起耙子翻动了十几下,借着水的浮力来回拖动起来。众人呆呆地注视着翻滚的石头,心也随着摇动。

金矿石大都呈马牙状,俗称“马牙石”,它们被敲碎,淘洗几次后丢弃在水里,不一会儿石头越来越少,越来越细。借助浮力,比重大的将会留在最底

层的槽子里，那道理谁都懂。慢慢地，金盆轻了很多，只剩下厚厚的细沙，老矿工的动作却越来越慢。水漫过细沙，他稍微用力一拖，上面一层就被分离了出来，反复多次以后，细沙变成了黑色的细粉。偌大一堆石头仅剩下薄薄一层，他拿了块磁铁吸去了铁质氧化物，金盆里仅剩下几枚颗粒，谜底马上就要被揭开了，三个人急忙凑上前去。

只见一颗黄色的、绿豆般大小的金属静静地躺在凹槽里，它身上带着因被挤压而形成的棱角，显得那么孤傲和尊贵。三个针眼般的小洞里面填满了黄色粉末，凭借对矿物的了解，刘流知道那是硫化物，是岩金的标准特征之一。黑色的六面体颗粒是伴生矿，同样是沉甸甸的，应该是锑矿石或者钨矿石的结晶体。

刘流小心地捏起那枚颗粒，金子在晨光的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整个矿区好像立即明亮了起来。远处，群山的主峰上耸立着一块鹰嘴状的巨石，远看近看都格外醒目。因为有了那块巨石，这里就叫做鹰嘴崖，这个金矿被命名为鹰嘴崖金矿。半个月前他们开始抽眼前采金矿洞里的水，现在总算是得偿所愿了。老矿工淡淡地说：这是明金，老人们叫“山金”，河里的就是“水金”了，拳头大小的是狗头金！

抽了一口烟，他又说：药圣爷的《本草纲目》里说金子的成色分为七青、八黄、九紫、十赤，你们手上这块金子黄中带红，成色肯定在80%以上，依祖辈们流传下来的说法，得到了这玩意儿等于找到了金脉。传说金脉身边必有灵兽守护，只有有缘分的人才会平安无事，就是不晓得你们的运气如何了。

金脉即含金矿脉，规模大的叫做金矿床。《天工开物》里记载：露出地表的矿脉称之为“苗”，金脉就称作“金苗”。这种金脉大都是石英脉型，当地球还是一团液体时，金物质由于比重大，慢慢沉入地心，当沉降到1900℃的高温层时又化为气体往上升腾。石英的熔点低于黄金的熔点200℃，而且石英岩浆岩具有强黏性，一旦与金元素相遇，就会被它黏合，并被一同带出地面，一部分就成了“马牙石”。

和缓的春风吹拂到了他们脸上，众人的表情十分丰富，怎么也不相信那堆石头里会变出金子来。罗丹嘶哑着嗓子喊道：金脉是黄金之本源，我们总算没白忙活，啊！老天爷，为我们三个金矿老板而喝彩吧！

驼背老矿工边整理工具，边提到了另外一件事，模样很神秘：鹰嘴崖这

地方很怪，总有人神秘地失踪，很多年以后又带着大笔财宝悄悄地回来养老，老人们说是他们的祖上积德，让他们挖到了大把金子……

他的声音很小，三个人只当他是在自言自语说胡话。尹重脑子里先是一阵混乱，好不容易才清醒了过来，他靠过来小声说道：金价又涨了，还会暴涨！我们又找到了金子，看样子不发财都难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

他俩争着去看那块不算太大的金子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，理由再简单不过了：地产大鳄肖老板开金矿起家，身家过十亿，我们将复制他的成功之路，由此而奠定坚实的基础，再也不用受钱的气了！

黄金的价值自不必说，单是找矿的过程就充满了惊险和刺激。据说当地民风强悍，纵横资水河二百多年的排帮总舵就在此地；女人柔情似水，身材曼妙，这里自古便被誉为“美人窝”。挖金子既赚钱又刺激，拿罗丹的话来说：基本上类似于追求一位美貌与智慧并重，还身价不菲的女子，一辈子能碰到几次？

美人窝里的美女自古名扬海内外，来之前，尹重就打听清楚了，鹰嘴崖最漂亮的女人叫做春桃，有希望成为本县的形象大使，如果在这开个金矿，那还不是与春桃朝夕相伴？然后是日久生情，水到渠成……

他笑出了声，和罗丹互相击掌祝贺，异口同声冲刘流喊道：这地下确实有黄金，我们还等什么？干吧！

刘流努力调整好呼吸，挥了挥手便赶跑了他俩还浮在脸上的笑容：别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事可不是想干就可以马上动手的。只有拿下鹰嘴崖的探矿权（又称勘查许可证），才有资格来挖金子。

罗丹摇头：我看未必要办手续，挖到了金子你就是资城的老大了，黑白两道通通摆平！难道你怕了？

他的话倒是不假，资城的矿老板是很多，但是真正赚到大钱的没几个，刘流点头认同他的观点，又摇头否认自己胆小。他的目光转向水库大坝上的水泥告示牌，猛的一惊，他记得那上面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个季节性水库，是下游上万亩稻田的灌溉水源。根据目测，金脉的位置离最高水位线很近，一到丰水季节肯定会被淹没。老矿工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，忙说道：金脉会跟着山势走，你们不一定要在水库边上挖啊。

尹重知道刘流不是不干脆的人，他沉默自有他的道理，忙打圆场道：呵

呵，路还长着，这事靠不靠谱？我们先回中州与东哥商量商量再说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冒险之旅要开始了，哥几个，期待吧！

老矿工的话正是刘流思考的问题，他做过工程，知道在水源地200米范围内不能施工，水库明显位于一条大断层之间，金脉应是由含金热液填充裂隙而形成，如果往下部延伸，巷道也理所当然要打到水库水平面之下，一旦打穿山体，那不会把水库给打通报废了？这搞破坏的罪名，谁能担当得起？按罗丹的说法，没有采矿权就私采，还要罪加一等。他又想：如果是那样，即使发现了金脉又能怎样？

还有，虽然鹰嘴崖平均海拔不足1000米，但地势峰峦迭起，沟壑连绵，大片的风化变质岩充斥其间，一股阴霾的雾气飘荡在峡谷中久久不散，又时明时暗地与一抹诡秘的霞光交融变幻出各种形状，仿佛有只眼睛在山神庙后盯着他不放，顿时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。有网友称这里不太平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是非之地。

他不敢往下想了，决定马上赶回中州，所有关于鹰嘴崖地区的地质和水文资料，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应该都有。得到那些资料，金脉存在的可能性就一目了然了，他还可以找专家来验证，有机会做最后一搏。

下山走的另外一条路，几公里以后见到右侧山谷中倾倒下来一大片废石，显然山上有一个矿山正在开采。刘流放慢了车速，罗丹冲那努了努嘴说：那是潘老板的金矿，他是当地一霸，阴险又不讲道理，我们想来干首先要问问他的意见！再前面是个稀土矿，据说被日本人控制了，老板姓石，也是个厉害角色！

刘流终于发火了，冲他吼道：前怕狼后怕虎还搞个屁啊，咱们只比智慧，不比谁更加霸道！

罗丹闭了嘴，刘流知道自己过分了，忙转移话题说起了在中国古代矿业开采史上，资城的金矿曾经与著名的“滇铜”“川铜”齐名，铜加上粗锡炼制成的合金，就是青铜器。地质年代是一个概念，悠久而又永恒，记录着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的所有一切。在遥远的中生代白垩纪时期，亚洲版块爆发了著名的燕山造山运动。鹰嘴崖地区地壳运动频繁，从地底涌出的矿物元素随着火山爆发在此聚集成团，历经了沧海变桑田的时光轮回以后形成了矿床。在矿产分布图上，资城市广泛分布古老的变质岩出露区，是一个盛产各种有色金

属的风水宝地,50年代就在市区发现过重达十几斤的狗头金,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尹重也有他的想法,摇头晃脑打过一通电话以后,他凑过来对刘流耳语:流哥,我请教过资城市地质队的姚工,他说规模大的金脉长达几公里,我们找到的不一定是主矿脉,说不定附近还有更大的发现。

刘流默默开着车,隔了一会儿对他说:但愿如此吧。

## 2

手机在口袋里跳动,来了条短信,来自一个叫做苏荃的人:“我真的绝望了,花果山被国家开发成旅游区,师傅前几天也和白骨精结婚了!昨天没钱吃饭把金箍棒也卖了!真怀念我们一起取经的日子,八戒,你还好吗?”刘流气乐了,韦小宝的大老婆叫苏荃,而现实中她会是谁呢?敢变着法骂人,他一时想不起来。

4个小时后,车开进了省地质调查院大门。

经过软磨硬泡加上人民币的作用,一份《区域地质调查报告——鹰嘴崖幅》放在了桌子上。50年代,为了寻找石油、铀矿等重要战略资源,当时的地质部联合石油部和核工业部,组织了一百多万地质大军,拉网式完成了大部分国土面积的地质调查工作,这份报告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成果,保密等级属于“秘密”级。

刚刚翻看第一页,他就接到了一个足可以令任何人心跳加速的电话,一个带着浙江口音的人恶狠狠地冲他吼道:是刘流吗?很好,我叫你多管闲事……我是谁?告诉你,我要砍死你,不砍不是人!

刘流吃了一惊:我今年30岁了,难道命中有此一劫?这年月搞诈骗的手法太多了,别是骗子吧?

正想着,公司前台小姐打了他另外一部电话:刘总你在哪啊?刚才来了一伙人找你,见了美女都虎着脸,你没有得罪他们吧?刘流这下相信了对方不是骗子,而是歹徒,但是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啊,这也太扯了吧?就在刚才,对方还不屈不挠地声称要砍死他,而且发了毒誓,他不得不去考虑被砍的可

能性了。

思来想去,他得出了结论,只有黄晓娜事件和那个浙江人有关,事发突然,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去年冬天中州郊区出了件怪事,一农户家中的水井,居然冒出了汩汩热气,那热水可以焐熟鸡蛋,用来洗澡还嫌太热!农户给电视台报了料,马上就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和猜测。因此处地层不是砂砾岩结构,不具备产生温泉的地质条件,地质专家们始终不能给出一个合理地解释。这下更热闹了,那地方一下子冒出来好几家娱乐场所,一个浙江老板甚至请来了工程队,欲钻探出一口地下温泉,兴建一个温泉度假村。

不久,人们认为此事既然得不到证实,那就当客观存在好了,农户周围土地的价格是一涨再涨。三个月前,刘流随着记者、专家们去看热闹。黄晓娜也在,刘流上午刚刚和她交换过名片,没想到下午又碰上了,她是《晨报》记者,穿了套职业装,脖子上挂着大镜头的照相机,脸上却冷冰冰的不理人,看上去就很拽。很多人不去看温泉,而是专门盯着她弯弯曲曲的身材看。她经常随市领导下基层、搞调研,要点态度也是自然的。刘流那时在东哥手下混了个总经理,偶尔上回电视,在他那个小圈子里有些号召力。

专家们仔细查看了一阵却是一筹莫展,有人提议要申请经费做个课题来研究,刘流实在看不下去了,提出他的见解:依我做工程的经验来看,应该是水井中的潜水泵漏电,加热了井水,因此而形成了“温泉”。

这是事件的真相,他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,地质专家们一哄而笑,看热闹的一哄而散。黄晓娜觉得很搞笑,抿着嘴对他笑了笑,眼神顷刻间由斜风细雨的阴天换成了阳光明媚的春天。事毕,她欣然同意共进晚餐,然后去泡酒吧。酒吧里,她摆动着身体呐喊发泄,胸部有意无意地碰撞他的后背和胳膊,到了午夜她已经东倒西歪了,他送她回家并把她抱到了床上。她在装醉,当他无意中抚摸到她的细腰时,她马上就从醉酒状态中清醒了,一把抱住了他的脖子,就这样,和她完成床上那点事自然就不需要再费劲了。

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,一场闹剧没想到被刘流这个菜鸟所终结了。土地即日就大幅跌价,“投资客”们的收益预期泡了汤,脑子大受刺激,要放他的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尹重知道了他的故事,非得要他躲起来暂时避避风头,他才十分不情愿地躲进一家宾馆。心里开始疑神疑鬼起来,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他,让他浑身都不自在。那地方没人陪、没人喝酒和聊天,他

不禁骂道：世事难料，真是好事多磨难啊！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但他还是躲了起来，其他一切活动都免谈。尹重和罗丹知道他有性命之忧，除了安慰不要性急，居然还调侃上了：你从深圳回到故乡，又可以与你那帮省委大院的发小们躲起来喝酒了，要不就与那帮文物贩子结伴为伍，度过些日子。不过，也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你不正好躲到山区去挖金子？

房间里充斥着洗洁用品的气味，那块金子不时浮现在眼前，他翻身起床，又一次拿起了地调院那份资料。资料上面这样写道：鹰嘴崖成矿带处于东西向韧性断层与南北向破碎带交会处，前者规模较大，宽约 100 米，主要由一系列强变形的岩石与劈理带组成，劈理带内矿物定向压扁拉长为透镜状或眼球状，并有较多的石英脉碎块；后者规模较小，宽约 10 米，老乡当年在此规划带中开采锑、金。而且矿区位于构造交会部位，破碎带规模较大，已有很好的金、锑显示，是寻找金矿的最有利地段。

从报告的内容来看，断层和破碎带的交会处应该是在水库的位置，和他们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。而后面那条规模小的矿带在哪里？他们根本没有发现。找不到答案，刘流越发觉得整个事件充满了悬念，他第一次坐立不安。翻开日记本，他愤懑地写道：再这样躲下去，老子不是要与金脉失之交臂了？

扔下笔，他又想叫黄晓娜过来亲热一番，转念一想：和她的关系好不容易发展到床上，如果那浑蛋真的追杀到这来，我解释得清吗？黄晓娜会怎么看啊？我这不是鸡飞蛋打做了亏本生意？

正所谓祸不单行，黄晓娜也在惦记着他，发信息过来问：笨蛋，你在哪里？我看中了一辆甲壳虫，你陪我去看一看呗？刘流的全部资产算起来大概抵得上一部甲壳虫，但这钱他是准备拿来开金矿的，怎么舍得让她如此挥霍。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回复道：宝贝，甲壳虫有什么好的，“狗男女”才喜欢！太俗气了！

她发过来一个愤愤的表情：你说什么？难道我们是那个什么男女？给我说清楚点！刘流憋住笑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狗男女”是指一女人、一条狗、一男人开着甲壳虫上街兜风显摆的意思，而且已经过时了。

她最烦的是不能标新立异，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。果然，她惊叫着回复道：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不去啦！我们过几天去看迷你跑车吧？开过去给我叔

叔看看。刘流咬着牙说：好，我正想着给你买一部。

勉强摆平了她，刘流的背汗湿了，不由地叹气：好险啊！尹重平时喜欢故弄玄虚，装神弄鬼，以为无中生有才显得他知识渊博，他打电话说：去了一趟鹰嘴崖你就被人追杀，我们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东西啊？

刘流从来就不信邪，加上即将大出血心里不爽，便狠狠地挂断了他的电话。天又黑了，他很想出去散散步，罗丹劝他道：昼伏夜出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如果真的惨遭不测，那谁去“照顾”那条金脉呢？

电视机从白天开到晚上，百家讲坛里，易中天先生又开讲了：刘邦从混混起家，直到灭秦打败项羽创立大汉王朝只用了七年时间！刘流没有汉高祖的雄心壮志，也没有尹重要黄金也要春桃的野心，他只想圈块地建几栋别墅和兄弟们朝夕相处，他还要彻底改变黄晓娜的拜金思想，做个标准的贤妻良母。

中州电视台连续播放了有关部门打击黑矿山的报道，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，那代表了政府方面的态度：今后将严厉打击无证开采！警告各位，搞黑矿山根本是行不通的！尹重也看到了，他总结出来的结论是：我们不能采纳罗丹的意见搞无证开采，随时有可能被政府封掉，你说怎么办啊？

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刘流相信总会有办法的，他依旧不敢出门，房间里堆满了方便面盒，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，乱得像个狗窝。另一哥们儿牛大伟却很闲，帮他买来了一套《地质构造学》。刘流啃起了书本，不得不自嘲道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不管干不干得成，也不能稀里糊涂地当个白痴。

### 3

两天后，半夜。

刘流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，他的老师打电话过来，约他一起去邻近市搞一次鉴定。一户居民在拆老房子的时候从墙壁中发现了许多“老东西”，他们估计是文物。老师姓邱，玩了几十年古董，在中州有深厚的人脉关系，刘流于半年前拜他为师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偷偷地出了门，见到阳光心情就激动，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。他开车属于飞车党一类人，邱老师不但没有批评他，反而表扬他很会节约时间。

他们很快到了目的地，这是一处正在拆迁的旧城区，大部分房子已经被拆除，只剩下堵老旧的墙壁，孤零零地挺立在瓦砾之中，一派苍黄的气象。墙很厚，根部露出一个大洞，房子的主人介绍说那些老东西就是从这个洞里发现的。看完现场，房主又从一个编织袋里拿出一只青花大碗、一只胭脂盒，还有一座锈迹斑斑的铁菩萨，并把这些看起来邋里邋遢的东西放在一张破桌子上。邱老师慢慢地踱了过去，拿出放大镜仔细地查看起来。一旁，观众的神情便有些紧张，他们知道邱老师在中州文物鉴定界是鼎鼎有名，经他看过的东西极少看走眼，鉴定结果十拿九稳，因此丝毫不心疼即将要支付给他的1000元鉴定费。

邱老师一边看一边随口问道：你们是本地人吗？房主姓张，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，他边添茶边回答道：我奶奶是，我爷爷不是，他是从资城市一个叫做鹰嘴崖的地方过来的，是个上门女婿。

刘流又听到了鹰嘴崖这几个字，不由得来了兴趣：你爷爷姓什么？当年在鹰嘴崖种田，还是做点别的事情？房主还没有回答，他老婆“哼”了一声，指着房主抢着说：这老东西，当初变着法儿追我，说尽了大话，吹嘘他的祖辈在当地很有势力，而且还在鹰嘴崖挖过金矿，有钱得很！把我骗到手以后，哪里见着金子的影子？唉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！刘流赶紧住口，免得戳中那房主的痛处。

谁知那房主并不服气，脸色瞬间变得通红，本来浑浊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，抢白他老婆道：说了很多次你都不相信，鹰嘴崖的地底下就是有条金脉！我爷爷称之为“阴脉”，可惜他老人家死得太突然，没有把阴脉的秘密完整地留下来。否则……就你这模样，做丫鬟给我端水送茶也不配！他老婆比较明智，明白当着众人不便吵下去，就说了句：还丫鬟？晚上要你睡屋外头去。眼见张先生瞪眼生气，她也及时住了嘴。

刘流不知道阴脉为何物，结合前段时间的经历，他猛然想起了老矿工的那段话，两条线索加起来，他认为金脉的传说应该没有假，心里又蠢蠢欲动起来。难道房主的先人真的找到了金脉？是不是就是他们看到的那条呢？看到眼前那几样破烂玩意儿，他又泄了气。邱老师放下放大镜对房主老婆说：就是有金山银山，家境败落也是很正常的事，很多老玩意儿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流入到市面上的，我见得多了。

房主尴尬地笑了笑，很是为他的祖辈感到惋惜。刘流不甘心，追问道：你说的是水库边上有条金脉吧？

房主气晕了，对他毫不设防，忙摇头答道：肯定不是，水库是50年代搞水利建设的产物，在我爷爷那会儿仅仅是一条小溪。我奶奶从我爷爷当时的一举一动分析，她老人家推断金脉是在鹰嘴崖周围的大山里。

果然还有另外一条金脉存在，而且绝不是传说，刘流心里一阵狂喜，又担心继续问下去会引起张先生怀疑，便装作无聊的样子伸出手指弹了一下佛像底座。脏兮兮包裹着一层黑泥的底座稳若磐石，立即反弹回来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作用到他的食指神经，传过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他不得不收回了手，握紧了拳头好压抑住食指的疼痛，心里却在臭骂这该死的废柴，令他如此倒霉。

不一会儿，邱老师很快就鉴定完毕，他笑着对那房主说：你这几样东西是清早期的家庭用具，这个碗是民窑烧出来的，胭脂盒是旧时瓷器店里的大路货，这座铁佛的制作工艺也不精美，甚至称得上很粗糙。东西都是真的，但价值都不大，按目前的市场价也就是几百块钱一件。他收拾好放大镜，对房主说任务完成，该走了。那房主还一直纠缠着问这问那，担心邱老师看走了眼，使得他满怀的希望落空。

邱老师便详细说起了那几件东西的来龙去脉，最后，鉴定结果还是一样，没有什么改变。他再次说要走的时候，房主准备掏钱出来付鉴定费。邱老师摆了摆手说：算了吧，都是朋友介绍的，给不给无所谓。

房主的期望落空，不用掏钱免费鉴定他自然是求之不得，碍于情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犹豫间，他“精明”的老婆在一旁开了腔：邱老师，你要是看得上桌子上的这些东西，随便拿一件走算了，反正不值钱。

邱老师又摆手拒绝，在房主的一再请求下，邱老师不情愿地把那座佛像拿开，拿着佛像的底座对房主说：你把这个给我表示点意思算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祖上留给你的，我怎么好意思拿？

房主和他老婆马上表示同意，生怕邱老师反悔。走的时候，邱老师反而掏出了两千块钱递到了房主手上，说白拿总不好意思，这点钱就当是买那底座的钱。房主很意外，接着是一阵惊喜，连声说着谢谢，并一路把他们送上了车。刘流拿着底座跟在后面，感觉沉甸甸的，一打开车门就把它扔在了座位底下。

回中州的路上，邱老师长叹一声：张家主人的祖上不简单啊！我寻觅多年，却不知道张家后人原来住在这里，竟如此潦倒！刘流没听明白话外的意思，忍不住问：邱老师，拿个破底座有什么用啊？吃他们一餐饭也比这要划得来！他的意思是你要做人情，我还要赔上汽油费和过路费，精神损失费就算了，做徒弟的只能忍气吞声听你教诲，但是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，至少也要混一餐饭吃啊，哪怕是最便宜的浏阳蒸菜也好。

邱老师“嘿嘿”地笑了两声，吩咐刘流停车再仔细看看，甚至掏出了放大镜递了过来。底座脏兮兮的，与破铜烂铁无异，刘流弯着腰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名堂。邱老师见他如此不开窍，找出一把螺丝刀又递过来，刘流接过去使劲在底座上划了一下，被划开的地方立刻出现了一条金黄色的金属线。

刘流问：这个怕是铜的吧？就算是，也没有什么价值啊，你老人家拿它干嘛？邱老师生气了，手握拳头，敲了他的脑袋一爆栗，大声吼道：那么长的时间铜不会被腐蚀，生出绿色的铜锈啊！我教过那么多的徒弟，就属你最笨了，没有出师之前不准说是我的徒弟，听见没有？

原来如此，刘流恍然大悟，激动地说：那这个是金的咯？啊，发达了！他忘了这东西可不是他的，要发财当然是邱老师发财。邱老师毫不怀疑地说：当然是的！刘流问：为什么你不用看就知道，难道参悟出了《周易》，会掐算？邱老师有些得意，耐心解释道：刚才，听房主说他爷爷是鹰嘴崖人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地方有开采金矿的历史，挖到金子远走他乡很正常。房主不是说他家祖上找到了金脉吗？我本没有注意到那底座还藏有玄机，你弹出的那一指，落在底座上无声无息，说明此物的密度相当大，绝对是一种金属制成，而且不是一般的金属！刘流吃惊得张大了嘴，心想原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邱老师眼里。

邱老师继续说：再说，财不露富，你以为那人的祖上是个蠢宝啊？把不值钱的东西埋起来留给后人，让后人怀疑他的智慧？他这是欲盖弥彰，遮人耳目，为的是保护这个金底座。明朝首富沈万三有眼力，遇事肯动脑，一日他遇见一个卖铁猫的，他见猫眼是宝石做的，便断定猫身是由黄金打造而成，只是为了不打眼才涂成了黑色，结果果然和他料想的一样！你啊，遇事多动动脑吧，要不然怎么捡得到大漏？

邱老师无缘无故、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地就发了个小财，刘流便对他佩服

得五体投地。然而,他这种修为和眼力没有10年的工夫是不可能练成的,基础要从《地质学》学起,想到这里刘流就不禁汗颜。但是,鹰嘴崖这个地名和金脉再次出现,而且出现在距离鹰嘴崖三百公里之外的地方,他认为这就不是巧合了。

回中州以后,刘流由于弹了佛像底座一指引起了邱老师的注意,也算是有功劳,邱老师就打发他去化工店买稀盐酸用来清洗。他刚出门便收到了牛大伟的警告:浙江佬到处打听你的行踪,都打听到我这儿来了!你还是不要露面为好!刘流只好缩了回去,委托他代劳。佛像底座在清洗掉那些岁月留下的包浆和污泥后现出了本色,金光闪闪的傲然挺立,拿秤一称足有1斤多!卖掉就能换回来十多万人民币!

那闪闪的金光仿佛照亮了刘流的心,让他知道要发财原来也不是太难,只要方法对头,心狠手黑下得去手。几天以来,他更加对所有黄色的东西都感兴趣了。他不免想起了哪位名人的名言:知识就是金钱!还有那些诸如: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励志的格言。东哥也有同感,不同的是他说黄色还代表了暴利!

黄晓娜见识了刘流的“胆识”,加上当晚又有个小插曲,很快便离不开他了,她光着身子的时候,喜欢逼着他说“我爱你”,然后昏天黑地锻炼身体。赶巧的是,她姓黄,是最正宗的炎黄子孙。她说她的幸运颜色居然也是黄色,并且说黄颜色代表的是胜利。刘流又想起了那颗躺在手掌心里的金块,从发现它到见到黄金底座,相隔的时间很短,这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?他不知道答案,觉得两件事前后出现,应该不是偶然的,搞不好就是上天于冥冥之中给他的预言,暗示他下半辈子将与黄色的金属为伴,他想:莫非这是天意?东哥讲究风水八卦,他也会这样认为吗?

## 4

东哥的全名叫罗东,在中州开了一家投资公司,今年又开了个铜矿。

他和尹重是刘流最为重要的朋友,这辈子注定了要混在一起,如同喝酒就离不开花生米。大学时代的兄弟感情很深、最纯,这一点罗东喝醉了酒也